



本土文本

王喜娘(小说)

□葛卫东

王喜娘大名王国珍,长相敦实,薄嘴唇,高嗓门,热心肠,是翻身河公社有名的媒婆。

王喜娘会写字,多亏年轻时参加过生产队的夜校识字班,三个上海知青轮流教。她家五斗橱里有五本写得满满的粉红塑料皮小本本,每张纸开头都是写得歪七扭八的人名,比如张大娘、王老五、钱二丫头、赵细姑娘,有的还标注二大队、沟北、木匠、大个、聋子等,接着就是一连串记号,数字也夹几个字,生辰八字、脾气性格、长相人品、家庭光景都全的。王喜娘对相亲、提亲、换帖、过礼、盘嫁妆、铺床、过门、会亲、回门、生子、定喜日挑良辰一整套规矩格式透熟,做媒成功了就画双喜,至少吃四场席面,蛋茶、敬茶就数不清啰。王喜娘已画双喜三十对,明年就七十岁了!

王喜娘和老伴儿王老汉养了两个姑娘,姐妹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,大眼睛忽闪忽闪的,娘胎里带来的小酒窝。大姑娘秀银留在家里压头,上门女婿是沟西的张国成,以前在村办窑厂开机器轧砖头,后来开拖拉机送了几年砖头,去年春上从合作社贷款买了货车跑长途。二姑娘秀美嫁给红星桥西口弹棉花李兴国的老三李进才,大前年在公社开了店叫“进才五金农具”,孙女外孙都在县城寄宿上高中。

秋天收稻,秀美过来帮忙就和姐姐商量好了,老娘生日是正月初八,不请近邻外客破费,就家里人操办一下。

腊月初二一大早,姐妹俩就带父母上县城说是看孙女外孙,一脚就进了大商场,要给老两口里外里上上下下全套新。王喜娘和王老汉说什么也不同意,在店门口较量来较量去,王喜娘只点头在一楼门厅的打折区买两套红棉毛衫、两双红袜子。两个丫头晓得老两口脾气,好在一楼品种也全货色也不错,架不住女营业员好口才,计算器按了好几遍,大包小包倒也拎了七八个。

王老汉看中打四折的大头棉鞋,王喜娘帮着挑鞋子时,秀美朝姐姐使了个眼色,秀银说,父,我去给国成带把刮胡刀。

鞋子试了一双又一双,正讨价还价呢,秀银回来了,朝着秀美拍了拍滑雪衫的右口袋,把拉链拉紧,秀美明白了。

正月初八说到就到,大女婿二女

婿、孙女外孙都齐了,二女婿带来十六斤的猪后腿、八斤水面、十二条大鲫鱼、两瓶盒装金六福、七十只寿桃馒头(70岁)、三十六寸奶油蛋糕、长春花两枝。中午吃面,晚上吃酒,这叫中面晚酒,好酒好菜铺了一桌子,两个女婿给王老汉又灌酒又点烟。晚饭后,孙女外孙在院子里连放两只满天星大烟火,烧红了半边天,左右邻居都伸头看。

放完烟火,两个丫头把王喜娘拉到房间里,娘,你看,这是什么?

秀美变魔术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四方红布小包,一打开,一只黄澄澄的金戒指,正中是个寿字。

足金的,戴上试试。由不得王喜娘,秀银直接把金戒指套在娘的左手。

大小正好,王喜娘心里乐开了花,嘴上却连连责怪瞎用钱。两个丫头说了一箩筐好听的,王喜娘的脸才慢慢由阴转晴。

戒指分量足,有一点点松,灵巧的秀珍找出根粗纱红头绳在戒指中间缠绕了七八圈。

不丑咧,这下子不记挂经了,生产队里老太有几个金戒指的?就你这个大!王老汉一身酒气进来了,王喜娘听了心里更加喜滋滋的。

正月里,村里又来了安徽戏班子,连唱三天,下午场《五女拜寿》,晚场《女驸马》。王老汉实在不想去,咿咿呀呀的有什么好听,幻灯片太快看不清字,一张戏票的钱到代销店买一方张字烟丝能抽个把月水烟台。王喜娘戴着金戒指跑在前面,王老汉扛着一张桑木板凳远远跟在后面。一路上不停有人向王喜娘打招呼,好几个老太拉着她的左手端详,电灌站路口陆老太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看戏时,王喜娘时不时摸摸金戒指,回来时步子越走越轻快,一溜烟儿把老伴儿甩了八丈。

王喜娘白天都戴着金戒指,家务活儿真不少,挑猪草、喂猪、刷洗猪圈、打井水、烧火做饭、上灶炒菜、洗衣晒被,晚上摘下来擦干净,塞到原包装里放枕头脑底下才困得稳。

正月里,上门来请做媒的还不少,王喜娘用左手蘸口水翻小本本。有的担心属狗和属鸡不对头,王喜娘说狗对鸡笑嘻嘻;有的说今年闰月,不宜嫁娶,王喜娘说前头庄里季铁侯不是蛮好的;



AI绘图

江海新韵



致时光(组诗)

□萧萧

◎良宵
夜晚不冷不热,轻衫足够
清冽的月光
如含泪的露水

这是适宜的良宵
适宜轻轻掀动想念

一弯幽怨
敲响了古寺的远钟

我,在另一半的美好里
安放静逸的衰老

◎致敬
向清晨失礼的喧嚣致敬
向黑夜忧伤的月光致敬
向把灰尘吹进眼中的大风致敬
向夏天灼伤肌肤的烈日致敬

向不能给予理解的人间致敬
向世事中饱满的责难致敬
向落拓的命运致敬
向带来伤害的岁月致敬

向淤积的埋怨致敬
向无力逃脱的错误致敬
向穷奢的欲望致敬
向苍白而猥琐的虚荣致敬

因为你们
我才活得像一个真实的人
疼痛、委屈、忍耐
漏洞百出却又意兴盎然

◎稍后
看清了道路的嘴脸
我的双眼就模糊了

嗅来嗅去,还是
闻不见远方的体香

请给我一碗水
稍后,我将辞行
将把干渴,掩死在路上

◎以前
不忍的往昔、辛劳和理由
一些,因爱而生的事端

终于安详了
你们慈爱地微笑,不再诉说

我比岁月更苍老
面对过去,却是怕生的孩子

那一天总要到来
我佝偻着,静默成你们的一部分

◎房间
宽大的房间是我的居所
我快活地穿梭,不舍昼夜

事件、倾轧与美好的际遇
不经意的疼痛与擦拔
正如房间的摆设,不时碰撞

我
让我相信,宿命和幸福多么
友善

努力眺望,一点一滴地承受
当我衰败,交出钥匙
主啊,你千万别让我,忍不住
回头

◎这些是我可以承受的
来不及给予
就索取我的心和年华吧

天空的空荡多么高贵
而我,只想平凡、充实
日子塞满汹涌的风暴

这些是我可以承受的
我不会,捧着心爱的瓷器
失声痛哭

◎那些花儿
它们是忧郁的眼睛
你不看,天空一直明媚

可你偏偏忍不住
瞧了一眼
那些芳香散成烟

现在你终于知道,世界
原是这么疼痛而美丽



走上岔道,仍不悔(散文)

□明前茶

东北大庆的同学到南方来开交流会,特意在南京停留半天,一定要见我一面。多年未见,我依旧在南京南站出口处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一眼认出了“朱老虎”,这是他大学时代的绰号,他剃着淳朴的平头,他的身量、发型,像小老虎一样的抬头纹,都与读大学时一模一样。

朱老虎带来了他的礼物——装在细麻布袋里的五斤油豆角,他微笑着说:“上车前我特意去菜市场买的,每一根豆角我都挑了肉头厚实,微微发紫的。东北人都知道,这品种好,炖起土豆排骨来,那是一绝。你十年前去哈尔滨出差,不也对这种油豆角的软糯念念不忘?”

没想到,十年前我在论坛上的些微感叹,竟被同学记在心里,这份情谊,着实让人动容。这十斤油豆角,一半送了我,另一半送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,在小茶楼,老师特意问起朱老虎,他将来退休后可想叶落归根,回到江南,他笑道:“不回来啦,我已经适应大庆的暖气,东北的物产,连口味,如今也像东北原住民了。主要是因为媳妇不适应南方的气候,大概七八年前,因为工作繁重,她莫名患上皮肤病,一到南方就犯湿疹,回北方,干爽的风一吹,症状就舒缓大半。加上我的父亲三年前去世后,母亲跟着哥哥移居北京,江南已经没有重要的亲人了。”

这是一位被爱情改变生活轨迹的男人,上大学时,因为同样喜欢屠格涅夫的小说与散文,他在朗诵小组里遇见这一生最重要的人:一位像小白桦一样明亮又聪慧的女孩,来自隔壁班,是来自大庆的定向委培生。他一下子就迷上了她那双小鹿一样灵动的眼睛。他们谈了三年多的恋爱,毕业时,女友需要返回大庆工作。为了与女友在一起,朱老虎最终选择放下江南的一切,去大庆油田下属的子弟学校当高中化学教师。这一当,就是30年。

他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,从此离家超过2100公里,隆冬,江南老家的室内外温差不到10℃,而在大庆,室内外温差最多可达到惊人的60℃,因此,光是出入那些挂厚棉帘的门,对一个南方人的心血管系统,就是一次又一次严苛的“拉练”。他记得自己刚到大庆时,时常流鼻血,皮肤瘙痒严重,洗澡前经常发现秋裤上沾满皮屑,状如干雪,涂抹多润肤露都没有用。为了舒缓干燥,他备课时,书桌的左右要各放一大盆水,睡觉时,床头也要放水。“那年月,不知打翻了多少盆水,书房和卧室水漫金山。我家的拖把,都要买三个。”

这30年,有无午夜梦回,怀恋江南?听我这一问,他握一把油豆角在掌心,缄默半晌,笑道:“人都贪心不足,我们总会想着,没有走过的那一条岔道也许更好,但我后来想一想,机缘巧合,我

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上,可能风景更开阔。”朱老虎教过很多学生,他们因为喜欢化学老师,后来有不少人都报考了中国石油大学、东北石油大学、西安石油大学等高校,从事了与石油化工相关的工作。直到今天,学生回来看望老师,会约朱老虎一起到城郊的树林里散步,他们谈论电影、油画,由手风琴改编的歌曲,谈论怎样操纵无人机拍出雾凇的奇观,依旧有说不完的话。

时间过得很快,朱老虎教的第一届毕业生也已到中年,长出零星白发,王国维曾用“急景流年真一箭”来形容这种白云苍狗、星霜荏苒的感受,而师生一起散步时,会与秋日的白桦林劈面相遇,秋天的阳光为白桦树镀上明亮又沧桑的感受,它们树干光滑,树干上无数的圆形节疤仿佛“眼睛”,“眼睛”里盛满各种各样的神情,有的忧郁,有的沉思,有的睥睨,有的娇嗔。朱老虎意识到,“能看到这些眼睛,能有一点不被人理解的精神生活,能找到我的爱人,我选的路,也可以说完全不差”。

他回忆这些年来周围人对他的照顾:在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,凡是可以回南方的会议和培训,领导都安排他去;媳妇每年都跟他回江南过春节,哪怕30年前在绿皮火车上根本抢不到卧铺,两口子将两张好不容易买到的硬座留给孩子睡觉,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铺

